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第四卷 青樓市探人蹤 紅花場假鬼鬧

昔宋時三衢守宋彥瞻以書答狀元留夢炎，其略云：「嘗聞前輩之言：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，旗者、鼓者、饋者、迓者，往來而觀看，闐路駢陌如堵牆。既而闔門賀焉，宗族賀焉，嫗者、友者、客者交賀焉。至於讐者亦蒙恥含愧而賀且謝焉。獨鄰居一室，局鑄，遠引若避寇然。子因怪而問之，愀然曰：『所貴乎衣錦之榮者，謂其得時行道也，將有以庇吾鄉里也。今也，或竊一名，得一官，即起朝貴暮富之想。名愈高，官愈穹，而用心愈謬。武斷者有之，庇奸慝，持州縣者有之。是一身之榮，一鄉之害也。其居日以廣，鄰居日以蹙。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！是可弔，何以賀為？』」

此一段話，載在《齊東野語》中。皆因世上官宦，起初未經發跡變泰，身居貧賤時節，親戚、朋友、宗族、鄉鄰，那一個不望他得了一日，大家增光？及至後邊風雲際會，超出泥塗，終日在仕宦途中，冠裳裡面馳逐富貴，奔趨利名，將自家困窮光景儘多抹過，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裡，放不在心上，全無一毫照顧周恤之意，淡淡相看，用不著他一分氣力。真叫得官情紙薄。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，竟歸何用？雖然如此，這樣人雖是惡薄，也只是沒用罷了。撞著有志氣肩巴硬的，挨得個不奉承他，不求告他，也無奈我何，不為大害。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，偏要從家門首打牆腳起，詐害親戚，侵占鄉里，受投獻，窩盜賊，無風起浪，沒屋架梁。把一個地方攪得齷菜不生，雞犬不寧，人人懼憚，個個收斂，怕生出釁端撞在他網裡了。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甚麼便宜，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。似此之人，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！所以宋彥瞻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，把此書規諷他，要他做好人的意思。其間說話雖是憤激，卻句句透切著今時病痛。

看官每不信，小子而今單表一個作惡的官宦，做著沒天理的勾當。後來遇著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，方得明正其罪。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。有詩為證：

惡人心性自天生，慢道多因習染成。

用盡凶謀如翹虎，豈知有日貴為盈。

這段話文，乃是四川新都縣有一鄉宦，姓楊，是本朝甲科。後來沒收煞，不好說得他名諱。其人家富心貪，兇暴殘忍。居家為一鄉之害，自不必說。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，其時屬下有個學霸廩生，姓張名寅，父親是個鉅萬財主，有妻有妾。妻所生一子，就是張廩生。妾所生一子，名喚張賓，年紀尚幼。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，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。那廩生學業盡通，考試每列高等，一時稱為名士，頗與郡縣官長往來。只是賦性陰險，存心不善。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，常勸他道：「我家道儘裕，夠你幾世受用不了。況你學業日進，發達有時，何苦錙銖較量，討人便宜怎的？」張廩生不以為好言，反疑道：「父親必竟身有私藏，故此把財物輕易，嫌道我苛刻。況我母已死，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，到底他們得便宜。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，還有他一股之分，我能有得多少？」為此日夕算計，結交官府，只要父親一倒頭，便思量擺佈這庶母、幼弟，占他家業。

已後父親死了，張廩生恐怕分家，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。父妾回說沒有，張廩生罄將房中箱籠搜過，並無蹤跡，又道他埋在地下，或是藏在人家。胡猜亂嚷，沒個休息。及至父親要他分家與弟，卻又分毫不吐，只推道：「你也不拿出來，我也沒得與你兒子。」族人各有公私房薄，也有為著哥子的，也有為著兄弟的，沒個定論。未免兩下搬鬥，構出訟事。那張廩生有兩子，具已入泮，有財有勢，官府情熟。眼見得庶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，只得在楊巡道手裡告下一紙狀來。

張廩生見楊巡道准了狀，也老大吃驚。你道為何吃驚？蓋因這巡道又貪又酷，又不讓體面。惱著他性子，眼裡不認得人，不拘甚麼事由，匾打側卓，一味倒邊。還虧一件好處，是要銀子，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。有名叫做楊瘋子，是惹不得的意思。張廩生付道：「家財官司，只憑府、縣主張。府縣自然為我斯文一脈，料不有虧。只是這瘋子手裡的狀，不先停當得他，萬一拘驚起來，依著理斷個平分，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？這是老大的干繫！」

張廩生世事熟透，便尋個巡道梯已過龍之人，與他暗地打個關節，許下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。巡道依允，只要現過采，包管停當。若有不妥，不動分文。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兩現銀，嵌寶金壺一把，縷絲金首飾一副，精工巧麗，價值頗多，權當二百兩，他日備銀取贖。要過龍的寫了議單，又討個許贖的執照。只要府縣申文上來，批個像意批語，永杜斷與兄弟之患。目下先准一訴詞為信，若不應驗，原物盡還。要廩生又換了小服，隨著過龍的到私衙門首，當面交割。四目相視，各自心照。張廩生自道算無遺策，只費得五百金，鉅萬家事一人獨享，豈不是九牛去得一毛，老大的便宜了？喜之不勝。

看官，你道人心不平。假如張廩生是個克己之人，不要說平分家事，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與小兄弟了，也是與了自家骨肉，那小兄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。何故苦苦貪私，思量獨吃自痾，反把家裡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？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的！有詩曰：

私心只欲蔑天親，反把家財送別人。

何不家庭略相讓，自然忿怒變歡欣。

張廩生如此算計，若是後來依心像意，真是天沒眼睛了。豈知世事浮雲，倏易不定？楊巡道受了財物，准了訴狀下去，問官未及審詳。時值萬壽聖節將近，兩司裡頭例該一人賈表進京朝賀。恰好輪著該是楊巡道去，沒得推故，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。

張廩生著急，又尋那過龍的去討口氣。楊巡道回說：「此行不出一年可回。府縣且未要申文，待我回任，定行了落。」張廩生只得使用衙門，停閣了詞狀，呆呆守這楊僉憲回。爭奈天下從人願，楊僉憲賈表進京，拜過萬壽，赴部考察。他貪聲大著，已注了「不謹」項頭，冠帶間住。楊僉憲悶悶出了京城，一而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，自回籍去了。

家眷動身時，張廩生又尋了過龍的去要倒出這一宗東西。衙裡回言道：「此是老爺自做的事。若是該還，須到我家裡來自與老爺取討，我們不知就裡。」張廩生沒計奈何，只得住手，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拋在東洋大海裡了。

這是張廩生心勞術拙，也不為奇。若只便是這樣沒計處罷了，也還算做便宜。張廩生是個貪私的人，怎捨得五百兩東西平白丟去了？自思：「身有執照，不幹得事，理該還我。他如今是個鄉宦，須管我不著，我到他家裡討去。說我不過，好歹還我些。就不還得銀子，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。況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路，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□里之遠，往返甚易。我今年正貢，須赴京廷試，待過成都時，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，有何不可？」算計得停當，怕人曉得了暗笑，把此話藏在心中，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。

此時家中官事未決，恰值宗師考貢。張廩生已自貢出了學門，一時興匆匆地回家受賀，飲酒作樂了幾時。一面打點長行，把爭家官事且放在一邊了。

帶了四個家人，免不得是張龍、張虎、張興、張富，早晚上道，水宿風餐，早到了成都地方。在飯店裡宿了一晚，張貢生想道：「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那討前件，長行行李留在飯店裡不便。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，何不往此間妓館一游，揀個得意的宿他兩晚，遣遣客興？就把行囊下在他家，待取了債回來帶去，有何不可？」就喚四個家人說了這些意思。那家人是出路的，見說家主要闕，是有些油水的事，那一個不願隨鞭鐙？簇擁著這個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。

老生何意入青樓，豈是風情未肯休？

只為業冤當顯露，埋根此處做關頭。

卻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，走來走去，但見：

豔抹濃妝，倚市門而獻笑。穿紅著綠，擎簾箔以迎歡。或聯袖，或憑肩，多是些湊將來的姊妹。或用嘲，或共語，總不過造作

出的風情。心中無事自驚惶，日日恐遭他假母怒。眼裡有人難撮合，時時任換□生來。

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，雖然眼花撩亂，沒一個回來的人，一時間不知走那一家的是，未便入馬。只見前面一個人搖擺將來，見張貢生帶了一夥家人東張西覷，料他是個要闕的勤兒，沒個幫的人，所以遲疑。便上前問道：「老先生定是貴足，如何踹此賤地？」張貢生拱手道：「學生客邸無聊，閒步適興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只是眼闕，怕適不得甚麼興。」張貢生也笑道：「怎便曉得學生不倒身？」那人笑容可掬道：「若果有興，小子當為引路。」張貢生正投著機，問道：「老兄高姓貴表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子姓游，名守，號好閒，此間路數最熟。敢問老先生仙鄉上姓？」張貢生道：「學生是滇中。」游好閒道：「是雲南了。」

後邊張興攆出來道：「我相公是今年貢元，上京廷試的。」游好閒道：「失敬，失敬！小子幸會，奉陪樂地一游，吃個盡興，作做主人之禮何如？」張貢生道：「最好。不知此間那個妓者為最？」游好閒把手指一掐二掐的道：「劉金、張賽、郭師師，王丟兒，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。」張貢生道：「誰在行些？」游好閒道：「若是在行，論這些雛兒多不及一個湯興哥，最是幫襯軟款，有情親熱，也是行時過來的人。只是年紀多了兩年，將及三□歲邊了，卻是著實有趣的。」張貢生道：「我每自家年紀不小，倒不喜歡那孩子心性的，是老成些的好。」游好閒道：「這等不消說，竟到那裡去就是。」於是陪著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來。

興哥出來接見，果然老成丰韻，是個作家體段，張貢生一見心歡。告茶畢，敘過姓名，游好閒一一代答明白，曉得張貢生中意了，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，送他辦東道。是夜游好閒就陪著飲酒，張貢生原是洪飲的，況且客中高興，放懷取樂。那游好閒去了頭便是個酒罈。興哥老在行，一發是行令不犯，連觥不醉的。三人你強我賽，吃過三更方住。游好閒自在寓中去了，張貢生遂與興哥同宿，興哥放出手段，溫存了一夜，張貢生甚是得意。

次日，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，頓放在興哥家裡了。一連住了幾日，破費了好幾兩銀子，貪慕著興哥才色，甚覺戀戀不捨。想道：「我身畔盤費有限，不能如意，何不暫往新都討取此項到手？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。」出來與這四個家人商議，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。他心裡道指日可以回來的，對興哥道：「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，此去只有半日路程。我去討了來，再到你這裡頑耍幾時。」興哥道：「何不你留在此，只教管家們去那討了來？」張貢生道：「此項東西必要親身往那的，叫人去，他那邊不肯發。」興哥道：「有多少東西？」張貢生道：「有五百多兩。」興哥道：「這關係重大，不好阻礙你。只是你去了，萬一不到我這裡來了，教我家枉自盼望。」張貢生道：「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，留在你家。只帶了隨身鋪蓋并幾件禮物去，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。看你家造化，若多討得到手，是必多送你些。」興哥笑道：「只要你早去早來，那在乎此？」兩下珍重而別。

看官，你道此時若有一個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：「這項銀子，是你自己欺心不是處，黑暗裡葬送了，還怨恨兀誰？那官員每手裡東西，有進無出，老虎喉中討脆骨，大象口裡拔牙，都不是好惹的，不要思想到手了。況且取得來送與衙門人家，又是個填不滿的雪井，何苦枉用心機，走這道路？不如認個晦氣，歇了帳罷！」若是張貢生聞得此言轉了念頭，還是老大的造化。可惜當時沒人說破，就有人說，料沒人聽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，半老書生，狼籍作紅花之鬼；窮兇鄉宦，拘繫為黑獄之囚。正是：豬羊入屠戶之家，一步步來尋死路。這裡不題。

且說楊公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，自道日暮窮途，所為愈橫。家事已饒，貪心未足，終日在家設謀運局，為非作歹。他只有一个兄弟，排行第二，家道原自殷富，並不干預外事，到是個守本分的，見哥哥作惡，每每會問微詞勸諫。公憲道：「你仗我勢做二爺，掙家私勾了，還要管我？」話不投機。

楊二曉得他存心剋毒，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裡。家中也養幾個了得的家人，時時防備他。近新一病不起，所生一子，止得八歲，臨終之時，喚過妻子在面前，分付眾家人道：「我一生只存此骨血。那邊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，須要小心抵對他，不可落他圈套之內，我死不瞑目！」淚如雨下，長歎而逝。死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，自過日子，再不去叨忝公憲家一分勢利。

公憲無隙可入，心裡思量：「二房好一分家當，不過留得這個黃毛小廝。若斷送了他，這家當怕不是我一個的？」欲待暗地下手，怎當得這家母子關門閉戶，輕易不來他家裡走動。想道：「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，外人必竟知道是我，須瞞不過，亦且急忙不得其便。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，害了性命，我還好瞞生人眼，說假公道話，只把失盜做推頭，誰人好說得是我？總是個害他性命，劫得家私一空，也只當是了。」他一向私下養著劇盜三□餘人，在外莊聽用。但是擄掠得來的，與他平分。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，他就出身包攬遮護。官府曉得他刁，公人怕他的勢，沒個敢正眼覷他。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裡動了火的人家，公然叫這些人去挪了來莊裡分了，弄得久慣，不在心上。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姪兒子家裡，趁便害了他性命。爭奈他家人晝夜巡邏，還養著狼也似的守門犬數隻，提防甚緊。也是天有眼睛，到別處去拏了來，到楊二房去幾番，但去便有阻礙，下不得手。

公憲正在時刻挂心，算計必克。忽然門上傳進一個手本來，乃是「舊治下雲南貢生張貢稟見」，心中吃了一驚道：「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，不曾替他完得事，就壞官回家了。我心裡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，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。這事元不曾做得，說他不過，理該還他，終不成嚙了下去又吐出來？若不還他時，他須是個貢生，酸子智量必不干休。倘然當官告理，且不顧他聲名不妙，誰奈煩與他調唇弄舌？我且把個體面見他，說話之間，或者識時務不提也見得。若是這等，好好送他盤纏，打發他去罷了。若是提起要還，又作道理。」公憲以口問心，計較已定，踱將出廳來，叫請貢生相見。

張貢生整肅衣冠，照著舊上司體統行個大禮，送了些土物為候敬。公憲收了，設坐告茶。公憲道：「老夫承乏貴鄉，罪過多端。後來罷職家居，不得重到貴地。今見了貴鄉朋友，還覺無顏。」張貢生道：「公祖大人直道不容，以致忤時，敝鄉士民迄今廡想明德。」公憲道：「惶恐，惶恐！」又拱手道：「恭喜賢契歲薦了！」張貢生道：「挨次幸及，殊為叨冒。」公憲道：「今將何往，得停玉趾？」張貢生道：「赴京廷試，假途貴省，特來一觀台光。」公憲道：「此去成都五□里之遙，特煩枉駕，足見不忘老朽。」張貢生見他說話不招攬，只得自說出來道：「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，曾處一付禮物奉公祖大人處收貯，以求周全。後來未經結局，公祖已行，此後就回貴鄉。今本不敢造次，只因貢生赴京缺費，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，以助貢生利往。故此特此叩拜。」公憲作色道：「老夫在貴處只吃得貴鄉一口水，何曾有此贓污之事？出口誣衊，敢是賢契被別個光棍哄了？」

張貢生見他昧了心，改了口不認帳，若是個知機的，就該罷了，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，心裡著了急，就狠狠的道：「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支付的，議單執照俱在，豈可昧得？」公憲見有議單執照，回嗔作喜道：「是老夫忘事。得罪，得罪！前日有個妻弟在衙起身，需索老夫饋送。老夫宦囊蕭然，不得已故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。不匡日後多阻，不曾與宅上出得力。此項該還，只是妻弟已將此一項用去了，須要老夫賠償。且從容兩日，必當處補。」張貢生見說肯還，心放下了兩分鬆。又見說用去，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，又將公憲道：「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，還求保全原件則個。」公憲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既是傳世之物，誰教輕易拿出來？且放心，請過了洗塵的薄款再處。」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，一面分付整治酒席。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。

公憲獨自算了一回。他起初打白賴之時，只說張貢生會意，是必湊他的趣，他卻重重送他個回敬做盤纏，也倒兩全了。豈知張貢生算小，不還他體面，搜根剔齒一直說出來。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，解了他饑涎。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，時刻把玩的，已曾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，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？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口內要緊。

公憲左思右思，便一時不懷好意了。眼地一聲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！他是個雲南人，家裡出來中途到此間的，斷送了他，誰人曉得！須不到得尸親知道。」就叫幾個幹僕約會了莊上一夥強人，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。分付停當，請出張貢生來赴席。席間說些閒話，評論些朝事，且是殷勤，又叫俊俏的女童頻頻奉酒。張貢生見是公祖的好意，不好推辭。又料道是如此美情，前物必不留難。放下心懷，只顧吃酒，早已吃得醺醺地醉了。又叫女童奉了又奉，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。又問：「張家管家們可曾吃酒了未？」卻也被幾個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。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，道是投著好處，那裡管三七二□一，只顧貪婪無厭，四個人一

個個吃得瞪眉瞪眼，連人多不認得了。稟知了僉憲，僉憲分付道：「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！」

原來這楊僉憲有所紅花場莊子，滿地種著紅花，廣衍有一千餘畝，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。這莊上造著許多房子，專一歇著客人，兼亦藏著強盜。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裡歇宿。到得莊上，五個人多是醉的，看著被臥，倒頭便睡，鼾聲如雷，也不管天南地北了。那空闊之處一聲鑼響，幾個飛狼的莊客走將攏來，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，一刀一個。遮莫有三頭六臂的，也只多費得半刻工夫。何況這一個酸子與幾個呆奴，每人只生得一顆頭，消得幾時，早已罄淨。當時就在紅花稀疏之處掘個坎兒，做一堆兒埋下了。可憐張貢生癡心指望討債，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，怎知遇著狠主，弄得如此死於非命！正是：

不道逡巡命，還貪頃刻花。

黃泉無妓館，今夜宿誰家。

過了一年有餘，張貢生兩個秀才兒子在家，自從父親入京以後，並不曾見一紙家書、一個便信回來。問著個把京中歸來的人，多道不曾會面，並不曉得。心中疑惑，商量道：「滇中處在天末，怎能勾京中信至？還往川中省下打聽，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往的。」於是兩個湊些盤纏在身邊了，一逕到成都，尋個下處宿了。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閒撞，並無遇巧熟人。兩兄弟住過□來日，心內無聊，商量道：「此處盡多名妓，我每各尋一個消遣則個。」兩個小夥子也不用幫閒，我陪你，你陪我，各尋一個雛兒，一個童小五，一個顧阿都，接在下處，大家取樂。混了幾日，鬧烘烘熱騰騰的，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了。

一日，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。兩個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，戲他道：「聞得你雲南人，只要鬪老的，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？不多幾日，只要跳槽。」兩個秀才道：「怎見得我雲南人只要鬪老的？」童小五便道：「前日見游伯伯說，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到這裡來，要他尋表子，不要興頭的，只要老成的。後來引他到湯家興哥那裡去了。這興哥是我們母親輩中人，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，也費了好些銀子，約他再來，還要使一主大錢，以後不知怎的了。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樣子？」兩個秀才道：「那雲南人姓個甚麼？怎生模樣？」童小五、顧阿都大家拍手笑道：「又來趣了！好在我每肝上的事，管他姓張姓李！那曾見他模樣來？只是游伯伯如此說，故把來取笑。」兩個秀才道：「游伯伯是甚麼人？在那裡？這卻是你每曉得的。」童小五、顧阿都又拍手道：「游伯伯也不認得，還要鬪！」兩個秀才必竟要問個來歷，童小五道：「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，撞來就見，要尋他卻一世也難。你要問你們貴鄉里，竟到湯興哥家問不是？」兩個秀才道：「說得有理！」留小的秀才窩伴著兩個雛兒，大的秀才獨自個問到湯家來。

那個湯興哥自從張貢生一去，只說五□里的遠近，早晚便到，不想去了一年有多，絕無消息。留下衣囊行李，也不見有人來取。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，已此放下肚腸了。那日無客，在家閉門晝寢，忽然得一夢，夢見張貢生到來，說道取銀回來，正要敘寒溫，卻被扣門聲急，一時驚醒。醒來想道：「又不曾念著他，如何會有此夢？敢是有人遞信息取衣裝，也未可知。」正在疑似間，聽得又扣門響。興哥整整衣裳，叫丫鬟在前，開門出來。丫鬟叫一聲道：「客來了。」

張丈夫才才挪得腳進，興哥抬眼看時，吃了一驚道：「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，如何後生了許多？」請在客座裡坐了。問起地方姓名，卻正是雲南姓張，興哥心下老大稀罕，未敢遽然說破。張丈夫才先問道：「請問大姐，小生聞得這裡去年有個雲南朋友往來，可是甚麼樣人？姓甚名誰？」興哥道：「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，說是個貢生，要往京廷試，在此經過的。盤桓了數日，前往新都取債去了。說半日路程，去了就來，不知為何一去不來了。」張丈夫才道：「隨行有幾人？」興哥道：「有四位管家。」張丈夫才心裡曉得是了，問道：「此去不來，敢是竟自長行了？」興哥道：「那裡是！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裡，轉來取了才起身的。」張丈夫才道：「這等，為何不來？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？」興哥道：「多分是取債不來，擔閣在彼。就是如此，好歹也該有個信，或是叫位管家來。影響無蹤，竟不知甚麼緣故。」張丈夫才道：「見說新都取什麼債？」興哥道：「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，不知是甚麼債。」張丈夫才跌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這等，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。」興哥道：「他是客官甚麼瓜葛，要去尋他？」張丈夫才道：「不敢欺大姐，就是小生的家父。」興哥道：「失敬，失敬。怪道模樣恁地廝像，這等，是一家人了。」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，留張大官人坐一坐。張丈夫才回說道：「這到不消，小生還有個兄弟在那廂等候，只是適間的話，可是確的麼？」興哥道：「怎的不確？見有衣囊行李在此，可認一認，看是不是？」隨引張丈夫才到裡邊房裡，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。張丈夫才認得是實，忙別了興哥道：「這等，事不宜遲，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。尋著了，再來相會。」興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，順水推船送出了門。

張丈夫才急急走到下處，對兄弟道：「問到問著了，果然去年在湯家鬪的正是。只是依他家說起來，竟自不曾往京哩！」小秀才道：「這等，在哪裡？」丈夫才道：「還在這裡新都。我們須到那裡問去。」小秀才道：「為何住在新都許久？」丈夫才道：「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，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。」小秀才道：「取得取不得，好歹走路，怎麼還在那裡？」丈夫才道：「行囊還在湯家，方才見過的。豈有不帶了去逕自跑路的理？畢竟是擔閣在新都不來，不消說了。此去那裡若不多遠，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，訪問下落則個。」兩人計議停當，將出些銀兩，謝了兩個妓者，送了家去。

一逕到新都來，下在飯店裡。店主人見是遠來的，問道：「兩位客官貴處？」兩個秀才道：「是雲南，到此尋人的。」店主人道：「雲南來是尋人的，不是倒賊的麼？」兩個秀才吃驚道：「怎說此話？」店主人道：「偶然這般說笑。」兩個秀才坐定，問店主人道：「此間有個楊僉事，住在何處？」店主人伸伸舌頭：「這人不是好惹的。你遠來的人，有甚要緊，沒事問他怎麼？」兩個秀才道：「問聲何妨？怎便這樣怕他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他輕則官司害你，重則強盜劫你。若是遠來的人衝撞了他，好歹就結果了性命！」兩個秀才道：「清平世界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的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他償誰的命？去年也是一個雲南人，一主四僕投奔他家。聞得是替他討什麼任上過手贖的，一夜裡多殺了，至今冤屈無伸，那見得要償命來？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，所以取笑。」

兩個秀才見說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時做不得聲。呆了一會，戰抖抖的問道：「那個人姓甚名誰，老丈可知得明白否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我那裡明白？他家有一個管家，叫做老三，常在小店吃酒。這個人還有些天理的，時常飲酒中間，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訴我，心中不服。去年雲南這五個被害，忒煞乖張了。外人紛紛揚揚，也多曉得。小可每還疑心，不敢輕信。老三說是果然真有的，煞是不平，所以小可每才信。可惜這五個人死得苦惱，沒個親人得知。小可見客官方才問及楊家，偶然如此閒講。客官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要閒管罷了！」兩個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，不敢聲張，暗暗地叫苦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，三三兩兩幾處說來，一般無二。兩人背地裡痛哭了一場，思量要在彼發覺，恐怕反遭網羅。亦且鄉宦勢頭，小可衙門奈何不得他。含酸忍苦，原還到成都來。

見了湯興哥，說了所聞詳細，興哥也賠了幾點眼淚。興哥道：「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？」兩個秀才道：「正要如此。」此時四川巡按察院石公正在省下，兩個秀才問湯興哥取了行囊，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，寫了一狀，抱牌進告。狀上寫道：

「告狀生員張珍、張瓊，為冤殺五命事。有父貢生張寅，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，一去無蹤。珍等親投彼處尋訪，探得當被惡宦謀財害命，並僕四人，同時殺死。道路驚傳，人人可證。尸骨無蹤。滔天大變，萬古奇冤！親勸告。告狀生員張珍，係雲南人。」

石察院看罷狀詞，他一向原曉得新都楊僉事的惡跡著聞，體訪已久，要為地方除害。只因是個甲科，又無人敢來告他，沒有把柄，未好動手。今見了兩生告詞，雖然明知其事必實，卻是詞中沒個實證實據，亂行不得。石察院趕開左右，直喚兩生到案前來，輕輕地分付道：「二生所告，本院久知。此人罪惡貫盈，但彼奸謀叵測。二生可速回家去，毋得留此！倘為所知，必受其害。待本院廉訪得實，當有移文至彼知會，關取爾等到此明冤，萬萬不可洩漏！」隨將狀詞摺了，收在袖中。兩生叩頭謝教而出，果然依了察院之言，一面收拾，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。

這邊石察院待兩司作揖之日，獨留憲長謝公敘話。袖出此狀與他看著道：「天地間有如此人否？本院留之心中久矣！今日恰有人來告此事，貴司刑法衙門可為一訪。」謝廉使道：「此人梟獍為心，豺狼成性，誠然王法所不容。」石察院道：「舊聞此家有家庭數千，陰養死士數□。若不得其實跡，輕易舉動，吾輩反為所乘，不可不慎！」謝廉使道：「事在下官。」袖了狀詞，一揖而

出。

這謝廉使是極有才能的人，況兼按台囑付，敢不在心？他司中有兩個承差，一個叫做史應，一個叫做魏能，乃是點頭會意的人，謝廉使一向得用的。是日叫他兩個進私衙來分付道：「我有件機密事要你每兩個做去。」兩個承差叩頭道：「憑爺分付那廟使用，水火不辭！」廉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個看，把手指著楊某名字道：「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。不得那五個人尸首實跡，拿不倒他。必要體訪的實，曉得了他埋藏去處，才好行事。卻是這人兇狡非常，只怕容易打聽不出。若是洩漏了事機，不惟無益，反致有害，是這些難處。」兩承差道：「此宦之惡，播滿一鄉。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，他必竟先去下手，非同小可。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，若認得是衙門人役，惹起疑心，禍不可測。今蒙差委，除非改換打扮，只做無意游到彼地，乘機緝探，方得真實備細。」廉使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。」

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，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。」隨稟廉使道：「小的們有一計在此，不知中也不中？」廉使道：「且說來。」承差道：「新都專產紅花，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個紅花場，利息千金。小的們兩個打扮做買紅花客人，到彼市買，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。等走得路數多，人眼熟了，他每沒些疑心，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，必知端的，須拘不得時日。」廉使道：「此計頗好。你們小心在意，訪著了此宗公事，我另眼看你不打緊，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，分別抬舉你。」兩承差道：「蒙老爺提挈，敢不用心！」叩頭而出。

原來這史應、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，在衙門裡圖出身的。受了這個差委，日夜在心。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，放在身邊了，打扮做客人模樣，一同到新都來。只說買紅花，問了街上人，曉得紅花之事，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。此人生性梗直，交易公道，故此客人來多投他，買賣做得去。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，全虧他一個，若論家主這樣貪暴，鬼也不敢來上門了。當下史應、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，各述來買紅花之意，送過了土宜。紀老三滿面春風，一團和氣，就置酒相待。這兩個承差是衙門老溜，好不乖覺。曉得這人有用他處，便有心結識了他，放出虔婆手段，甜言美語，說得入港。魏能便開口道：「史大哥，我們新來這裡做買賣，人面上不熟。自古道：『人來投主、鳥來投林。』難得這樣賢主人，我們序了年庚，結為兄弟何如？」史應道：「此意最好。只是我們初相會，況未經交易，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，不便論量。待成了交易，再議未遲。」紀老三道：「多承兩位不棄，足感盛情。待明日看了貨，完了正事，另治個薄設，從容請教，就此結義何如？」兩個同聲應道：「妙，妙。」

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，正是紅花場莊上房。次日起來，看了紅花，講倒了價錢，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。兩下各各相讓有餘，彼此情投意合。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，辦起東道來。史、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，回到莊上擺設了。先獻了神，各寫出年月日時來。史應最長，紀老三小六歲，魏能又小一歲，挨次序立拜了神，各述了結拜之意，道：「自此之後，彼此無欺，有無相濟，思難相救，久遠不忘。若有違盟，神明殛之！」設誓已畢，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為二哥，紀老三稱兩人為大哥、三哥，彼此喜樂，當晚吃個盡歡而散。

原來蜀中傳下劉、關、張三人之風，最重的是結義，故此史、魏二人先下此工夫，以結其心。卻是未敢說什麼正經心腸話，只收了紅花停當，且還成都。發在鋪中兌客，也原有兩分利息，收起銀子，又走此路。數月之中，如此往來了五六次。去便與紀老三綢繆，我請你，你請我，日日歡歡，真個如兄若弟，形跡俱忘。

一日酒酣，史應便伸伸腰道：「快活！快活！我們遇得好兄弟，到此一番，盡興一番。」魏能接口道：「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。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。」紀老三道：「小弟何事得罪？但說出來，自家弟兄不要避忌！」魏能道：「我們晚間貪得一覺好睡。相好弟兄，只該著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。今在此間，每夜聽得鬼叫，夢寐多是不安的，有這件不像意。這是二哥欠檢點處，小弟心性怕鬼的，只得直說了。」紀老三道：「果然鬼叫麼？」史應道：「是有些詫異，小弟也聽得的，不只是魏三哥。」魏能道：「不叫，難道小弟掉謊？」紀老三點點頭道：「這也怪他叫不得。」對著斟酒的一個夥計道：「你道叫的是兀誰？畢竟是雲南那人了。」史應、魏能見說出真話來，只做原曉得的一般，不加驚異，趁口道：「雲南那人之死，我們也聞得久了。只是既死之後，二哥也該積些陰隲，與你家老爺說個方便，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。為何拋棄他在那裡了，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？」紀老三道：「死便死得苦了，尸骸原是埋藏的。不要聽外邊人胡猜亂說！」兩人道：「外人多說是當時拋棄了，二哥又說是埋藏了。若是埋藏了，他怎如此叫苦？」紀老三道：「兩個兄弟不信，我領你去。煞也古怪，但是埋他這一塊地上，一些紅花也不生哩！」史應道：「我每趁著酒興，斟杯熱酒兒，到他那堆裡澆他一澆，叫他晚間不要這等怪叫。就在空曠去處，再吃兩大杯盡興。」

兩個一齊起身，走出紅花場上來。紀老三只是散酒之意，那道是有心的？也起了身，叫小的帶了酒盒，隨了他們同步，引他們到一個所在來看。但見：

瀟灑怨氣結成堆，凜冽淒風團作陣。

若還不遇有心人，沉埋數載誰相問。

紀老三把手指道：「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，就是他五個的尸骸，怎說得不曾埋藏？」史應就斟下個大盃，向空裡作個揖道：「雲南的老兄，請一兒酒，晚間不要來驚嚇我們。」魏能道：「我也奠他一杯，湊成雙杯。」紀老三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若不是大哥、三哥來，這兩滴酒，幾時能勾到他泉下？」史應道：「也是他的緣分。」大家笑了一場，又將盃來擺在紅花地上，席地而坐，豁了幾拳，各各連飲幾個大觥。看看日色曛黑，方才住手。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，仍到莊房裡宿歇。

次日對紀老三道：「昨夜果然安靜些，想是這兩杯酒吃得快活了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，就問道：「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，我們也好做個東道，盡個薄意，回敬一回敬。不然，我們只是叨擾，再無回答，也覺面皮忒厚了。」紀老三道：「弟兄家何出此言！小弟沒事不到省下，除非冬底要買過年物事，是必要到你們那裡走走，專意來拜大哥、三哥的宅上便是。」三人分手，各自散了。

史應、魏能此番揣知了實地，是長是短，來稟明了謝廉使。廉使道：「你們果是能幹。既是這等了，外邊不可走漏一毫風信。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，即忙密報我知道，自有道理。」兩人稟了出來，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來省。

看看殘年將盡，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，特到史家、魏家拜望。兩人住處差不多遠，接著紀老三，歡天喜地道：「好風吹得貴客到此。」史應叫魏能俛伴了他，道：「魏三哥且陪著紀二哥坐一坐，小弟市上走一走，看中吃的東西，尋些來家請二哥。」魏能道：「是，是。快來則個。」史應就叫了一個小廝，拿了個籃兒，帶著幾百錢往市上去了。一面買了些魚肉果品之類，先打發小廝歸家整治。一面走進按察司衙門裡頭去，密稟與廉使知道。廉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，不可放走了。隨即差兩個公人，寫個硃筆票與他道：「立拘新都楊宦家人紀三面審，毋遲時刻！」公人賣了小票，一逕到史應家裡來。

史應先到家裡整治酒肴，正與紀老三接風。吃到興頭上，聽得外邊敲門響。史應叫小廝開了門，只見兩個公人跑將進來。對史、魏兩人唱了喏，卻不認得紀老三，問道：「這位可是楊管家麼？」史、魏兩人會了意，說道：「正是楊家紀大叔。」公人也拱一拱手說道：「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。」紀老三吃一驚道：「有何事要見我，莫非錯了？」公人道：「不錯，見有小票在此。」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。史應、魏能假意吃驚道：「古怪！這是怎麼起的？」公人道：「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，一向分付道：『但有管家到省，即忙緝報。』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，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。不知那個多嘴的稟知了老爺，故此特著我每到來相請。」紀老三呆了一晌道：「沒事喚我怎的？我須不曾犯事！」公人道：「誰知犯不犯，見了老爺便知端的。」史、魏兩人道：「二哥自身沒甚事，便去見見不妨。」紀老三道：「決然為我們家裡的頭兒，再無別事。」史、魏兩人道：「倘若問著家中事體，只是從直說了，料不吃虧的。」又對公人道：「既然兩位牌頭到此，且請便席略坐一坐，吃三杯了去何如？」公人道：「多謝

厚情。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，從容不得。」史、應不由他分說，拿起大觥，每人灌了幾觥。吃了些案酒，公人又催起身，史應道：「我便陪著二哥到衙門裡去去，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，燙熱了酒，等見見官來盡興。」紀老三道：「小弟衙門裡不熟，史大哥肯同走走，足見幫襯。」

紀老三沒處躲閃，只得跟了兩個公人到按察司裡來。傳梆裏知謝廉使，廉使不升堂，竟叫進私衙裡來。廉使問道：「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？」紀老三道：「小的是。」廉使道：「你家主做的歹事，你可知道詳細麼？」紀老三道：「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本分勾當。只是小的主僕之分，不敢明言。」廉使道：「你從直說了，我饒你打。若有一毫隱蔽，我就用夾棍了！」紀老三道：「老爺要問那一件？小的好說。家主所做之事非一，叫小的何處說起？」廉使冷笑道：「這也說的是。」案上翻那狀詞，再看一看，便問道：「你只說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，今在何處？」紀老三道：「這個不該是小的說的，家主這件事，其實有些虧天理。」廉使道：「你且慢慢說來。」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，如何留他吃酒，如何殺死了埋在紅花地裡，說了個備細。謝廉使寫了口詞道：「你這人到老實，我不難為你。權發監中，待提到了正犯就放。」當下把紀老三發下監中。史應、魏能到也為日前相處分上，照管他一應事體，叫監中不要難為他，不在話下。

謝廉使審得真情，即發憲牌一張，就差史應、魏能兩人賣到新都縣，著落知縣身上，要僉事楊某正身，係連殺五命公事。如不擒獲，即以知縣代解。又發牌捕衙在紅花場起尸。

兩人領命到得縣裡，已是除夜那一日了。新都知縣接了來文，又見兩承差口稟緊急，嚇得兩手無措。忖道：「今日是年晚，此老必定在家，須乘此時調兵圍住，出其不意，方無走失。」即忙喚兵房僉牌出去，調取一衛兵來，有三百餘人，知縣自領了，把楊家圍得鐵桶也似。

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團年酒，日色未晚，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，自與群妾內宴，歌的歌，舞的舞。內中一妾唱一支〈黃鶯兒〉道：

秋雨釀春寒，見繁花樹樹殘。

泥塗滿眼登臨倦，江流幾灣，雲山幾盤。

天涯極目空腸斷。寄書難，無情征雁，飛不到滇南。

楊僉事見唱出「滇南」兩字，一個撞心拳，變了臉色道：「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！」心下有些不快活起來。不想知縣已在外邊，看見大門關上，兩個承差是認得他家路徑的，從側邊梯牆而入。先把大門開了，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。叫人到裡邊傳報道：「邑主在外有請！」楊僉事正因「滇南」二字觸著隱衷，有些動心。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，想道：「這時候到此何幹？必有蹊蹺，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？」心下驚惶，一時無計，道且躲過了他再處，急往廚下灶前去躲。

知縣見報了許久不出，恐防有失，忙入中堂，自求搜尋。家中妻妾一時藏避不及，知縣分付：「喚一個上前來說話！」此時無奈，只得走一個婦女出來答應。知縣問道：「你家爺那裡去了？」這個婦人回道：「出外去了，不在家裡。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今日是年晚，難道不在家過年的？」叫從人將拶子拶將起來。這婦人著了忙，喊道：「在！在！」就把手指著廚下。

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廚下來搜。僉事無計可施，只得走出來道：「今日年夜，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內寶？」知縣道：「非干晚生之事，乃是按台老大人、憲長老大人相請，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，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。如老先生不去，要晚生代解，不得不如此唐突。」僉事道：「隨你甚麼事，也須讓過年節。」知縣道：「上司緊急，兩個承差坐提，等不得過年。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，晚生奉陪同往就是。」

知縣就叫承差守定，不放寬展。僉事無奈，只得隨了知縣出門。知縣登時僉了解批，連夜解赴會城。兩個承差又指點捕官一面到莊上掘了尸首，一同趕來。那些在莊上的強盜，見主人被拿，風聲不好，一關的走了。

謝廉使特為這事歲朝升堂，知縣已將僉事解進。僉事換了小服，跪在廳下，口裡還強道：「不知犯官有何事故，鈞牌拘提，如捕反寇。」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，讀與他聽。僉事道：「有何憑據？」廉使道：「還你個憑據。」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：「這可是你家人麼？他所供口詞的確，還有何言？」僉事道：「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，怎麼聽得？」廉使道：「誣與不誣，少頃便見。」說話未完，只見新都巡捕、縣丞已將紅花場五個尸首，在衙門外著落地方收貯，進司稟知。廉使道：「你說無憑據，這五個尸首，如何在你地上？」廉使又問捕官：「相得尸首怎麼的？」捕官道：「縣丞當時相來，俱是生前被人殺死，身首各離的。」廉使道：「如何？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，再推得麼？」僉事俯首無辭，只得認了道：「一時酒醉觸怒，做了這事。乞看縉紳體面，遮蓋些則個。」廉使道：「縉紳中有此，不但衣冠中禽獸，乃禽獸中豺狼也！石按台早知此事，密訪已久，如何輕貸得？」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，待行關取到原告再問。重賞了兩個承差，紀三釋放寧家去了。

關文行到雲南，兩個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，星夜赴成都來執命，曉得事在按察司，竟來投到。廉使叫押到尸場上認領父親尸首，取出僉事對質一番，兩子將僉事拳打腳踢。廉使喝住道：「既在官了，自有應得罪名，不必如此！」將僉事依一人殺死三命者律，今更多二命，擬凌遲處死，決不待時。下手諸盜以為從定罪，候擒獲發落。僉事係是職官，申院奏請定奪。不等得旨意轉來，楊僉事是受用的人，在獄中受苦不過，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，不多幾時，斃於獄底。

僉事原不曾有子，家中竟無主持，諸妾各自散去。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姪，應得承受，潑天家業多歸於他。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姪兒子的，豈知身後連自己的倒與他了！這便是天理不泯處。

那張貢生只為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，弄得身子冤死他鄉，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，才報得仇。卻是行關本處，又經題請，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。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：「若是家事不該平分，哥子為何行賄？眼見得欺心，所以喪身。今兩姓執命，既已明白，家事就好公斷了。此係成都成案，奏疏分明，須不是撰造得出的。」縣官理上說他不過，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。張賓得了一半，兩個姪兒得了一半，兩個姪兒也無可爭論。

張貢生早知道到底如此，何苦將錢去買憔悴，白折了五百兩銀子，又送了五條性命！真所謂「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」也。奉勸世人，還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。

錢財有分苦爭多，反自將身入網羅。

看取兩家歸東處，心機用盡竟如何。